

往/ 事/ 回/ 首

心/ 香/ 一/ 瓣



唐安永

家乡的斑鸠树

当盛夏来临，酷热难耐的农人凭借勤劳智慧，就地取材加工出一道道绿豆汤、豌豆凉粉、米豆腐、皮蛋黄瓜汤等消暑食品，以度长夏。

我的家乡在群山环抱中，植被尤为丰富。清新的树木常年芳香四溢，萦绕山间，让人心旷神怡。在茂密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斑鸠树。斑鸠树是一种虎皮楠科植物，我们家乡的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豆腐树、豆腐柴。它的叶子呈心形，根深叶茂，生命力极强。放眼叶片，青翠欲滴；触摸叶片，光滑柔软；近闻叶片，清香扑鼻；轻嚼叶片，香糯粉嫩。

每当品尝着嫩绿滑爽的斑鸠树叶豆腐，母亲以往制作斑鸠树叶豆腐的情景历历在目。

进入伏天，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丛林间采摘回一大背篓斑鸠树叶。她一边吩咐我们将灶膛的火添旺，一边用山泉水清洗斑鸠树叶。待水烧开后，只见母亲将洗净的斑鸠叶倒进翻滚的开水里，快速用地用木棍不停翻转焯水。大约三分钟后，便用笕箕将斑鸠叶打捞起来，滤干水分。

紧接着，母亲用她皴裂而又温柔的双手，对焯掉水的斑鸠叶反复地揉搓。一汩汩墨绿色的汁水便从母亲的指缝间不断涌出，流到早已准备好的木盆里，直到母亲手中的斑鸠树叶只剩下光秃秃的叶脉，才算“取汁”结束。

随后，母亲将草木灰放置碗中，添水搅匀，用纱布过滤，再将过滤的草木灰水与斑鸠树叶汁水倒在一起，轻轻搅拌直到二者完全融合，便将其放在阴凉处，等待自然冷却。

几小时后，一盆柔滑爽嫩、色如碧绿翡翠的斑鸠叶豆腐就制作完成了。

母亲是一位友善的农家妇女，她常将制作好的斑鸠豆腐分成若干小份，并吩咐父亲送些给邻居，让邻居共享美味的斑鸠豆腐。

随后的日子里，我家的餐桌上就会多出一碗清凉爽口的斑鸠树叶豆腐。望着全身裹着红辣椒酱、蒜泥、花椒和葱花的斑鸠树叶豆腐，色香味直击味蕾，让人馋涎欲滴。轻轻咬上一口，鲜嫩爽滑的斑鸠豆腐顺食道而下，一丝丝凉意沁入心脾，让人全身舒畅，瞬间，闷热烦躁的心境全然消失。

上中学后，在植物老师的讲解下，我才真正弄懂斑鸠树叶的神奇之处。原来，斑鸠树树叶豆腐不仅含有非常丰富的果胶，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纤维素，人体摄入斑鸠树树叶豆腐后，不仅可以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提高胃肠道的蠕动速度，有效地增加食物的摄入量。

后来，我查阅资料，了解到更多知识：斑鸠树叶富含丰富的钾元素，有助于降低血压，预防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并具有清热解毒，治疗水肿等功效。对此，我不得不敬佩和感谢家乡密林中生长的那一株株不起眼的斑鸠树。

记得我八岁那年冬天，脖子长了一个硬块，一直不舒服，时不时伴有高热、寒战等症状。可那时家贫如洗，无钱去医院治疗。焦虑不安的母亲只好用自己了解的一些民间偏方给我治疗，但一直不见好转。望着我脖子上的硬块一天天长大，忧心忡忡的母亲整天焦虑不安，不知所措。后来，在邻村当赤脚医生的表叔得知我的病情后，告诉母亲估计我患的是腮腺炎，建议母亲用斑鸠树叶来试试。于是，母亲就去茂密的树林里采摘一些斑鸠树叶，将其捣碎，敷在我的脖子上，再用斑鸠树叶熬水给我喝。渐渐地，我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疼痛感明显减轻。几天后，母亲摸摸我的脖子，硬块几乎消失掉，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时下，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每当品尝斑鸠树叶豆腐时，都会勾起对母亲无尽的思念。

让人感叹的是，如今家乡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引领下，紧紧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大力培植斑鸠树。斑鸠树变成“摇钱树”，斑鸠树叶绿豆豆腐成了一道人见人爱的美食，受到无数市民的青睐。而家乡的斑鸠树叶豆腐制作技艺入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家协会会员）

诗/ 绪/ 纷/ 飞

献给理想的红（组诗）

庞毅

种子

红领巾的第一道结里，
老师俯身说：“这是烈士的血，
浸过井冈的雪，染过延河的霜。”
那时春风正掀动我的课本——
一粒带露的种子，
在橡皮擦落的碎屑里，
悄悄发了芽。

芽

团徽别住五月的风，
麦穗与齿轮在日记本里辩论：
“青春是石缝里的麦苗，
把贫瘠长成绿色的宣言。”
而我的理想，是打谷场上
那株倒伏的稗子——
穗子垂向土地，
根须却攥紧了整片月光。

叶脉

九六年的石榴花，
把入党墙映成朝霞。
我的掌纹在誓词里分蘖，
长出与红旗相同的叶脉。

当我说出“永不叛党”，
胸膛传来冰层破裂的声响，
像冻土里钻出第一株红高粱。

（作者系四川仪陇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田野

我的田野
在等一场雨，
等裂缝里织成毛细血管，
等倒立的稻秆把根系，
伸进地心的火塘。

等沙沙的雨丝，
湿润杜洛克种猪的鼻息，
和山岗上山羊的脚印。

等一道闪电，
剖开年历，
种下新的节气。

而我的理想始终站在田埂，
穿着那件绿装。

光合作用

现在，我要收集，
所有在早季仍挺立的，
叶绿素与倔强：
把镰刀的铁，
锤头的钢，
都写成，
光合作用的分子式——
让每一片叶子都成为，
大地的血管；
让每一粒红都长成，
不熄灭的火炬。

李树始终沉默

垂首，一串串垂挂的青涩
躬身，或许就是
你我都以为的恭候

眼前这李树
昔日的娇妖，已
蜕变——
沉甸甸的果
一棵接一棵

李树
什么也没说

朝天椒写生

天养椒艳
绿的红的，三五一组
如待发的火箭
各就各位，剑指苍穹
纵使它是“长运四”
或是退役的“长二捆”
一旦撤下“按钮”
除却挡不住的烈焰火龙，便是
坚韧、忠勇、耿直、豪爽的
巴人风骨

别样凌霄花

五瓣橘红的花
一簇挤着一簇

不喜风月，当然
也没什么讲究
唯独，偏爱烈日酷暑
像是一塘荷花，却
不溺于水的温柔
只要有丁点泥土
藤蔓攀援处，便把
倔强的绿，泼成
灿烂
别无所求

“躺平”的绿茵

你，“躺平”的地方
是足球场上，运动健儿你追我赶的
摇篮
是公园里，老幼妇孺与虫鸣
共舞于草叶托举的被窝，情侣幽会的港湾
是小区里，寻常人家遛弯遛狗的
乐园
是东西南北道旁，大车小车
蘸着阳光温柔、揉碎喧嚣的
滤镜

你就这样“躺平”
“躺平”成，城市标配
“躺平”出，城市一道风景

结缕草，“六边形战士”
就这么“躺平”着
随风轻摇，软软铺展，经年累月

（作者单位：重庆市无线电和低空信息产业协会）



艾万忠

夏日撷拾（组诗）

开瓮



王承军

酒窖深处，
那些写着“某年”字样的陶瓷，
开始集体失眠。
誓把整座江南醉倒在
青瓷碗的弧光里。

我走到，最老的那坛
揭开红绸盖头，
月光沉淀的浅黄，
突然晃动了雕花窗棂。
而我已醉成了深秋的枫叶。

当酒勺探进陈年，
我听见糯米在瓮底
翻身的声音——
它们记得那双手的温度，
比立春的井水，
更氤氲，温润。

我只是舀起半勺夕照，
整条运河便泛起红晕。
酒旗在风里突然私语：
“这哪是开坛，
分明是掀开了，
一册线装的
江南婚书”

（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